



# 黄盖湖的飞鸟图

李冰洁

清亮如镜的湖面，映出鸟影点点。忽而，两三只鸟儿打闹追逐，惊起周边数鸟振翅而飞，击起层层波浪。风声渐起，群鸟次第腾空，顿时鸣声大作，万羽齐振，黄盖湖沸腾了……

看着摄影家张老师拍摄的黄盖湖视频，我激动的心绪似起伏的鸟群。朋友又告诉我一则奇闻——“一群小天鹅竟然和当地老乡放养的家鹅泡在一起了，朝夕不离”，我再也坐不住了，立马约上张老师，同住黄盖湖。

黄盖湖，位于湖北与湖南交界处。站在黄盖湖边，蒸腾的水汽氤氲着辽阔的湖面，对面的村庄房舍如画寥寥数笔勾勒的浅绿线条。黄盖湖，得名于三国的湖湘战将黄盖，相传他曾在此操练水军。黄盖湖的厚重历史滋养着它的后代。而这个古老的湖，与群鸟又有着怎样的际遇？

车一路向南，我们在黄盖湖的友谊村农家组停下。离湖岸不远的一条小路，两旁茂竹轻摇，把我们引向一座独栋二层小楼前。

“小天鹅喜欢泡在这家。”张老师话音未落，一位穿红裙子的妇女笑眯眯地出现在眼前。“她就是向媵。”

向媵打开铁栅门，院子里一群灰色的家鹅一齐涌过来。“一到冬天，小天鹅就与我们一家人，还有那些鸡鸭呀呀混在一起。”知道我们来意的向媵笑笑呵呵地说了开。

“来的只有小天鹅吗？”我问。  
“有大的。它们常在屋檐活动，待一会儿就飞跑了。”向媵打开后门，指

老家的枞菌，多是在秋天长出来的。

记得小时候，山上的松树长得耸入云霄，落下的松针覆盖了青苔。到了9月，松针下就生了一丛丛的枞菌。枞菌一杆顶伞，伞面浅黄，亦有浅红和淡蓝的，小小的菌衣上，有一圈又一圈细细的纹理。9月的细雨和轻风之下，这些松树林地上长出的小伞让山中一改秋天树叶变色、小草枯黄的景致，变得明艳活泼起来。

枞菌从地上钻出，到立杆打伞，仅一个星期。倘若人去早了，枞菌才露头，如一个光秃秃的小球；倘若去慢了，伞衣全部打开，根儿腐烂，会招来一些虫子。枞菌刚撑伞时最佳，不大不小，欲展不展，浑身鲜润，娇嫩可人。

山上的草木浓密，要发现藏匿于软草、松针和青苔里的枞菌，必须有个好耐心和一双火眼金睛。农人手上一把银白的镰刀，背上一个背篓，像翻土一样把一座山翻看了一遍。如果运气好，回来时，撮取了满满的一背篓，洗净伞衣上的青苔和小脚杆上的泥土，便可轻轻撕条，放热油里爆炒。

枞菌一炒，就炒出了一种黏液，滑滑的，湿湿的，很有鲜味。与肉结伴，味儿更足。肉是腊制过的，经过了松柏叶、陈皮、粗糠等的反复烘烤，还保留着火与烟的气



去广昌看莲花，成了赣鄱儿女出游新时尚。在距离广昌县城四十三公里的驿前镇，连叶接天，莲花吐香，一个个莲池像大地的绿眸深情地凝视天空。

久雨初晴，抵达驿前镇，天燥热起来。蝉鸣声声，莲香引路，走进驿前古村，古建筑的木刻、石雕、砖雕上，随处可见莲花、莲蓬、莲叶等“莲元素”，成为区别于其他古村的显著标志。

驿前村现存最大的一栋古宅门楼上题“奎壁联辉”，门朝西北。跨入院门，只见两根又粗又高的木柱撑起翘角飞檐，木柱和石础之间，垫了一块厚厚的圆木，像一个莲花宝座。柱落石础的搭配不罕见，可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这般安放圆木垫子的，可见屋主人为营造莲之氛围煞费苦心。二进房，石门楼上，赫然垒出三层莲花带，颇为壮观，花蕊、莲房、莲叶上的蜻蜓等清晰可见，雕刻之精细、艺术之精湛，堪称一绝。这种特色鲜明的明清古建筑，在这里有五十多幢。漫步村中，风里飘来不绝如缕

着一片地说：“每年的晚些时候，我都会种三四亩萝卜和白菜，等天鹅它们来了，把菜割下来，撒在前边的湖畔。”

天鹅一飞回黄盖湖，就来看望向媵，像儿女回了家。向媵等待第一声“克噜克哩”在屋旁响起，那是她的天鹅归家了。小天鹅要留下多住些时日，想住多久就多久。大天鹅呢，喜欢“出门”找朋友。向媵她知道大天鹅的习性，每天准点割些青菜，来到湖边，手上均匀撒菜，嘴里念念叨叨，如呼唤在外玩耍的儿女记得回家吃饭。

“住在这里喂天鹅，生活不方便吧？”张老师问。

“平常我们住在镇上，但鸡鸭鹅喂在这儿，天鹅回来了有伴。等它们来了，我住的日子便多些，它们有我方便些。”向媵说。

走在田野岸边，冷不丁一道白影闪过，抬眼，一只白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从天外而来的候鸟来到黄盖湖，喜欢越过自然的边界，进入人间，享受烟火生活。而那些留鸟，每日飞行在黄盖湖，更是与人类打成一片，俨然黄盖湖的空中居民。

家住黄盖湖旁的老袁说起鸟儿，如同讲述自家淘气的孩子，话里眼里都是宠爱。老袁家的玉米地，外围挡了纱网，防得了家禽偷吃，可防不了捣蛋的飞鸟，特别是每天蹲守在村子上空的鸟雀。玉米收获期已过，老袁没有按时拔去玉米秆。半枯黄的秆上挂着满是“伤痕”的玉米棒，都是鸟雀啄食后的痕迹。玉米地的四周，鸟雀飞来飞去，吵

息。虽然纹理拙朴粗粝，可是配上9月的枞菌，撒上点点鲜红辣椒，味道还是很别致的。

有一年，我说要回家，母亲忙提前把采来的枞菌洗净，要给我做枞菌炒肉。我有很多年没回来，几乎忘了那味道。一进来，吃到母亲的枞菌炒肉，味蕾上的记忆一下子被唤醒——如同唇齿覆盖了一层厚厚的黄松针，阳光落在上面，温暖，斑驳。

以后的一些日子，我常常会想起母亲那枞菌炒肉的味道。在城里，有的饭店也有这道枞菌炒肉。一次，我在街上找了一家饭店，开店的是一对老夫妻。我说，就点这道枞菌炒肉吧。老人听了，走进厨房，不一会儿就炒出香喷喷的一盘。枞菌是故乡的枞菌，肉也是故乡的味道，吃着吃着，我的眼睛湿润了。妻子说，你怎么啦？我说，没事儿，噎了一下。妻子会意，说，难得在他乡吃到这么正宗的故乡味道啊！正是这家常的味道，让我与母亲、与家乡的距离更近了。

去年9月，我回乡刚好赶上了山上长枞菌。我从厢房找了一个旧背篓，握一把弯刀，钻进松树林里翻找。山间的一草一木都沐浴过轻风细雨，坠落的松针像凋零的花瓣，有幽幽的馨香。我想吃枞菌，大山却不肯遂我的愿。我只好空手而归。母亲笑我：“你老不回来，谁认识你呀，山上那些枞菌都躲着你呢！”

好在邻居上山取了枞菌，满载而归，还特意给我家送了一小袋。她的枞菌，小的如汤圆，大的张开了菌伞，爬满皱褶，煞是可爱。

## 莲香驿前

陈志宏

的莲香，以及漫漶在古建筑上的时光之味，让人神情为之庄重。

驿前古村中的“莲元素”，源于村子种植莲花的悠久历史。西汉时驿前开村，千棵梅树紧紧环绕，人称梅村。唐代梅村培育的白莲渐成朝廷贡品，人称“贡莲”。南宋时村子盛产白莲，泽泻和晒烟等，生意兴隆，朝廷特在此地设立“梅林驿站”，让此处的莲愈发有名。如今走在古村巷里，常可见老人、孩子端个小板凳坐下，悠然剥莲子。阳光打在高大的枣树上，投下斑驳的影子，在爬满苍痕的青砖上轻晃。莲香飘逸的驿前古村沿袭千百年的莲文化，渐渐

闹不停。

“还好，啄得蛮齐整。”原以为老袁会向我控诉鸟雀，没想到他指着个玉米棒，脸上挂着的只有笑意。确实，被吃掉的地方干干净净，没啄的地方玉米粒整整齐齐。老袁手一挥：“吃都吃了，干脆都留给雀崽吃吧。”

年过六旬的老刘，自打出生起就没离开过黄盖湖，自诩湖里什么鸟都认识。直到有一天，他知道了黄盖湖近几年来了好多“新鸟”。这天清早，习惯在湖边转悠的老刘突然看到一只好大的白鸟伏在地上。见有人走来，鸟儿发出清脆又惶恐的声音。高大的身形，巨大的翅膀，从未见过此种鸟的老刘蒙了。凭经验看，鸟受伤了，他赶紧从家里拿来一个大布袋，把鸟放进袋里，抱起来——好重，足有十多斤。他不敢怠慢，坐车将鸟儿送医。

事后，老刘受到表彰，自己救下的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白鹳。他还听到了更多新奇的鸟名。此后，他逢人就说：“现在黄盖湖的鸟多了，好多是国宝级的。”

如今，若问起黄盖湖的鸟，除了常见的之外，老乡们还会如数家珍地告诉你，有白鹳、黑鹳、白琵鹭、红嘴鸥、凤头麦鸡、环颈鸻、黑腹滨鹬……

至于具体数字，张老师曾在一次拍摄中，遇到八只黑鹳同框。黄盖湖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则通过观鸟镜一次看到过十二只黑鹳，还有一次竟然看到了六十七只白鹳。

在保护区管理中心，一个斜坡，铺

满了绿意，向湖里延伸。随着水位的下降，湖里将露出一片绿油油的滩地，它就是候鸟归来时的落脚点。我拿着望远镜，向湖面扫视。一只、两只、三只……鸥鸟、喜鹊、白鹭、灰头麦鸡，还有麻雀，它们或低飞盘旋，起伏伏像水面飞出激荡的音符；或穿插编排，在镜头头里交织出繁杂的花样。

一只白鹭，舒展着长长的翅膀，飞过白云蓝天，滑过一个高高的铁塔。我竟然在铁塔上看到了鸟窝！我怀疑自己的眼睛。一旁的张老师说：“确实是鸟窝。”那个地方是一处电排站，在站内已停用的避雷针铁塔上，从2008年起，鸟儿就在上面做窝，它们该是五世同堂了。

我们又移步同德垸。在垸内鸡冠石的西南角，远远听到震耳的鸟声。快步近前，我惊呆了：黑压压的喜鹊，足有四百五十只，正将一只肥硕的老鹰围在中间。原来是一场领地保卫之战。一群喜鹊冲过来，对着老鹰抓几爪、啄几下，随后迅速飞开。然而老鹰总表现出绝对的冷静，不还手，最多只是展翅飞开，惹得一群喜鹊直追。浩大的声与影，遮空蔽日，直觉得树影乱婆娑，湖水起波澜。

老鹰在喜鹊“车轮战”轮班的空当里飞走了，姿势还蛮优雅。喜鹊渐渐恢复了平静，纷纷回到灌木丛上歇脚。我真是大开眼界。或许，只有身处生物多样性丰富之地，才可领略如此难能可贵的佳景。

在黄盖湖行走，不经意间，就会欣赏到一幅幅美丽的飞鸟图，这个古老的湖因此这飞鸟图才有了别样的生机与趣味。



▲水粉画《八树(花椒树)》，作者常沙娜，中国美术馆藏。

## 大地

源”老屋外是古渡口，明晃晃的阳光照射下来，让我恍惚间仿佛看到了旧时景象——舢舨迷津，帆樯如织，商旅如云。

历史隐居烟尘，唯有莲香如故。莲不与百花争春，夏花夏果，活出自己的风采。一朵莲花，深得世人心，也让千年的古村落绽放新的光芒。

临近午间，家家户户饭菜飘香。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我们去农家乐用餐。地道的莲子炖汤，本地莲子用抚河源水慢炖，粉糯糯，入口即化。药食同源，白莲子具有补中益气、益肾养心、滋阴降火的功效，是滋补身体、养心安神的佳肴。朋友告诉我，驿前莲花和莲子传承千年，而今白莲搭载飞船登上太空后，经良种转育，不仅产量增大，花期延长，风味也独特。他还邀请我过年的时候再来驿前村玩，体验乡村的祠堂盛会和元宵灯会……我听着，眼前已经浮现出一盏盏莲花灯照亮人们笑脸的幸福景象。

驿前，这颗古老的莲种已茁壮新生，飘扬着新的芳香。

## 遇见

到大明川“避伏”来了。  
我来的时候正是二伏。“头伏萝卜二伏菜”，大明川旁边的地里，乡亲们正在腾地，还有人推着小车运农家肥。

大明川，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灵寿县，作为景区的它有个响亮的全名：“锦绣大明川”。我稍事休息，来到“舞台”，这是大明川平日里搞演出的地方。我约的朋友还没聚齐，就随处转一转，在这里碰到了二军。

二军是我这次在大明川认识的当地朋友，在景区干些杂活儿。初见时，他不算健谈，知道了我是来看大明川、写大明川的话才多了起来。他说：“我就喜欢和写字好的人在一块儿。”他把会写文章的人叫“写字好”。

夜降临时，大明川一川灯火。孩子们在嬉闹，舞台那里摇曳着灯火。热闹是年轻人的事。我更愿意在夜色中随意走，三五个好友相逢，正好聊叙。暑气随着夜晚的降临，也如夕阳一样往下坠，到了晚上是要盖被子睡觉的。

二军和我们一行人熟了，跟着我们一路聊。他们村挨着大明川，在村里人记忆中，这里只是慈河边的一片荒地。没想到，如今河滩岸边竟吸引了这么多游客，花花绿绿的衣服配着花花绿绿的帐篷，让村里人一时目不暇接。

见的人多了，二军的心思也活泛了。他给媳妇和女儿都买了漂亮的裙子。女儿很开心，媳妇却不买账，说一个庄稼人哪有穿着裙子去种地的？听到这里，我们都哈哈笑了。自从大明川走红后，当地的年轻男女都开始注意打扮自己了。这是对美的追求。看来，大明川人气带动的不仅仅是经济，还有眼界和审美。

二军说，他们以前只是从电视里看大城市，现在不出村不出川，就能看到大城市来的人，一队一队有说有笑地走进来。二军每天穿着景区统一发的蓝色半袖工作服，派头十足。早晨出村的时候，他会主动和村里人打招呼。

“上班去？”  
“上班！”  
“开多少钱？”  
“开不少，守着家，什么也不耽误，比歇着强！”

的确，以前没有这个景区、没有游客，村里人都是要出去打工的。有了大明川，省了两头跑，守着老人孩子，地也不耽误种。慈河边现在还建起了树桥公园，在粗杨树上建桥，那桥走起来晃晃荡荡，却很受游客的欢迎。桥、树、花、溪水、房车……组成了一个不一样的大明川，热闹的大明川。

晚上的人越来越多，各种文艺活动伴随夜色而起。我们坐在井盖上歇息。倒不是因为找不到座位，而是那井盖上画着漂亮的装饰画，让人忍不住想亲近。那些装饰画是大明川的员工自己画的。下午我和这位自学成才的“画家”聊了一会儿，还参观了他在小火车

## 夜宿大明川

陈晔

隧道里画的荧光彩绘、在“快乐农场”画的轮胎画。这些种地的庄稼汉，在大明川热闹起来之后，各种手艺和“艺术才能”都有了用武之地。二军指着夜晚的大明川灯火说：“这里面的活儿，基本都是我们自己干的。会啥干啥，不会啥就学，都干成了！”

晚上11点，二军的手机响了。  
“你在哪儿？”  
“大明川。”  
“凑热闹上瘾啦？不分个晌午夜儿黑？”  
“瞎讲。我和省城来的老师在一块儿，说咱锦绣大明川哩！下午采访画画的那个戴眼镜的老师？你忘啦？”

“哦，哦，你多说点咱大明川的好。没有大明川，咱的日子怎么活转？咱俩娃的学费哪里来？”

“知道，知道，还用你教——”  
二军把手机挂了。他不好意思地说：“媳妇不放心，让我回去路上慢点儿！她也在大明川上班。每天早起种菜，种完菜，不耽误上班。”

“那快回去吧！”  
“不碍事！守着家门口上班，方便！”  
我送二军回去。他的家不远，为了陪我已经耽误了回家吃晚饭。那里有他的家人在等着他，他们明天还要一起坐着通勤车来上班……这样的夫妻、兄弟、父子、母子，在大明川上班的很多，他是其中的一个。

夜晚的大明川没有休息的意思，音乐一直伴随着夜色。草地上传来孩子们的的笑声，树林里有人野餐，有情侣在拉着手漫步，有退休老人带着儿孙在这里过周末，有放暑假的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研学，还有青年们在团建……大明川的蝉更是富有激情，整夜不歇地欢鸣。

夜宿房车，里面一切都是现代化的。室友在看球，我打开电脑，在键盘上敲下：夜宿大明川……

## 渭川秋烟

王琪

一场的风云际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次第展开。

西三十铺的朱围绝壁上，“禹奠朱圉”四个大字，至今清晰可见。因而，甘谷人把这段流经门前的渭河，亦叫围河或禹河。妻子牙来到了渭河边，在渭水峪峡口执杆垂钓，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话。孔门贤者石作蜀求学归来，在渭水河畔敦教化、移风俗，让渭河水声琅琅、文脉长流。大唐诗人杜甫站在渭水边，眼前秋风劲吹，他不禁吟出了“羌童看渭水，使客向河源”的诗句……及至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北上，三渡渭河，为这条河流镀上了一层红色荣光，也给这里撒下了红色的种子。

雾越来越大。我的眼前，白茫茫一片，百里渭川，烟雾横生，气象万千。山根露了出来，但爬在山腰的白雾，蠕动着不肯再走。如流云，如无声的音乐；又如海市蜃楼的胜境，亭台楼阁，若隐若现。正感叹着造化的神奇、大自然的奇妙，一眨眼，雾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橘黄的太阳，如一盘盛开的向日葵跳出地面，天地间瞬间晴朗剔透。空气依然湿漉漉的，握一把，掌心潮润。微小如芥的雾水，打湿了农民的锄头，打湿了花草树木的叶尖，也打湿了我的眉梢、我的心情。

渭川秋烟，是故乡的一个梦，故园的一段情，故里的一缕乡愁。